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三回 薦故交草章納款 表遺賢石刻流芳

詩曰： 白日都消筆硯間，偶因行樂到松關。

秋聲不盡蕭蕭葉，夕景無多淡淡山。

蟲響寒齋僧自定，苔荒深院客常閑。

已知身世俱成幻，莫笑西風鬢白斑。

卻說白眉仙之子是誰所生。蓋鳳娘與霞簫成婚之後，俱受了胎。至此鳳娘先生一子，進取乳名瓊郎。差人往青州去報金公。金公遂使金聲來問候。適做湯餅會，方端如、袁漸陸與劉釗北歸，遂同歌席。金聲留下，且俟做了滿月方回去。

過了二□餘日，霞簫亦生一子。白公夫婦與眉仙益加歡喜，選取乳名瑤郎。亦做湯餅會，適瓊郎滿月，一舉兩得。復大開宴，差人去請袁漸陸、方端如及諸親戚來赴湯餅會。那些親戚都不及來。袁、方二友詢知眉仙又生一子，喜之不勝，遂同來到白家，向眉仙稱賀曰：「君連栽雙桂，人間稀有之樂。我二人無腆可賀，止歡忭祝蠡斯耳。」眉仙亦致謝一番。白公同金聲都出來相見了。

只見劉釗從外走進，各各聲喏。二友問何來。劉釗道：「家中來，因老爺相喚，不知為甚，故特進見。」二友道：「你在這裡，又怎說家中來？」劉釗將白公分莊娶妻之事細說一遍。二友歎道：「今日摧奸盡滅，功德盡酬，又兼一弄璋之喜。悲歡離合，盡於此矣。」各笑語片時。

時三月天氣，園花盛開，百鳥吟春調舌。眉仙拉二友和金聲四下閑玩，見如意石傍，嫩草芊芊，石鼓墩苔衣、蝸涎遍滿。眉仙喟然歎道：「當初與二兄賞雪，以此鼓墩燃火為樂。今物自依然，韶華改變良多矣。」

二友道：「追思此事，隔了□有餘年，竟如夢矣。」各各無然。不多時，家人來請入席。眉仙道：「天氣融和，花鳥鬥妍。不如於石上一樂罷。」三人欣然樂從，遂命移席於石上。白公亦出來。眉仙道：「可喚老劉出來。」白公道：「他先在內飲醉回去了。」五人下不坐於石上，暢飲陶情。二友直至傍晚而別。

金聲又住數日謝別回青州去，對金公說及霞簫亦生一子。胡夫人又差人送物來問。

那年學通考試，金聲竟以青州籍人考。蓋山東地方，文墨不甚精卓，試官只略略採取，見金聲文字詞華泉湧，光彩異常，出案置之高等。游癢謝考畢，又到白家來，一算謝教，二算探親。自此時常往來。

金公三年任滿，升為河北安撫使。百姓因金公清下惠民，不捨他去，遂動民本乞留。朝廷准其疏，復任三年，每年外加俸三百石，寶幣三百貫。自此金公復留任青州不題。

且說前樂安知縣鮑利飛，自白公被逮，見權臣秉政，新法盛行，忠良遭貶，讒佞滿朝，他就棄職而去。後提騎因拿眉仙，見了碑牌，盡行毀輟，回京唆呂惠卿、王雱捕鮑公治罪。二奸見事屬摘隱，又不知鮑公去向，遂擱過一邊。鮑公因得免禍。今復出仕，屢升至太常寺少卿。思量白公被逮，今已在家。只聞得提騎毀了碑牌，好生不忍，欲薦白公出仕。因產送遷居一席話，已知其性情，思量白公有一子，前見時方弱冠。今可薦與當朝，令他出仕，以全故交之情。遂寫了一封書，差人送與白公。

那人到了樂安縣，問一實跡，竟到留隱村，來到白家廳堂上。家人報了白公，出堂來。那人叩頭道：「小人是京中鮑老爺差來的。」白公知是鮑利飛，逆問道：「鮑爺如今拜甚麼官職？」

那人道：「現在太常寺少卿。今差小人致書於老爺。」就於胸中招文袋內，取出那封書來遞上。家人接來與白公。白公命家人備酒飯款待那人，自己進去。拆書看時，上寫道：

年弟鮑龍再拜，致書於白老先生閣下，自老先生遭無妄之禍，弟憤恨無地，奈獨力難伸，遂掛冠棄職，浩然長往。今幸奸邪屏息，語道復亨，弟與老先生俱安堵如故，皆先人在天之靈，默枯使然也。方今眾人齊糾，朝綱復著。凡懷才抱德之士，皆師師濟濟，廟廊充切。伏憶老先生歸隱於壯齡，諒不漁榮手垂白。但令賢郎青年文墨，何甘鵬息而泥蟄？若能赤膽班僚，奚愧鐘鳴而鼎食。弟夢爾維思，鴻雁難憑尺素。賢郎蟠然是奮，簪袍隨賜麻黃。惟冀老先生一鼎論，少慰鄙顛，微忭無地矣。草書，不恭，是宣。

白公看畢，喚眉仙問道：「鮑公薦你出讓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眉仙道：「薦仕雖鮑公雅愛，奈我素性淡薄，無志冠冕，況父親職顯多冠，不得行其志，反遭黜辱流離。兒若嬰一命之榮，即父親所云騎虎之勢，況雙親壽皆近於古稀，雖在位尚要辭官歸養，寧有棄垂白之親而以功名為利乎？」

白公點首稱是，遂作一回柬，走出堂來付與來人道：「你替我多多拜上鮑老爺，說榮升尚失贊，因路遠不便致禮。今回書一封，煩你帶去。白金三兩，與你作路上一茶之費。」那人不肯受，謙讓一番，只得收下，叩頭謝去。

回京覆了鮑公，將白公回柬呈上。鮑公打發那人出去，自把白公回柬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年弟白壤再拜，復書於鮑老先生閣下：弟自檻車一別，若鴻飛失融，徒憐鬼人間陰房。幸虎牢奮身，得件漁樵游水國，播越□有餘年，安樂而皆如堵。今老先生榮升典禮之職，愚父子僅靡洗腆之賀。又蒙先生垂青及於小畜，只恨老夫斑白奚件大恩。雖師濟班僚，趨踰簪笏，實士子之夙願，但小畜伏櫪之才，吳足當清時盛選。且素性鄙樸，難付絲綸之望，又以我年老無依，其意以在仕位，尚欲辭君歸養，寧有棄垂白之親，而沒沒於功名乎？此意亦頗是。故我覆捷音難承金諭外，若老先生休沐之餘，弟得一面，猶伸渴望。只此草章，用納微款，乞照諒不宣。

鮑公看了，拍案稱贊道：「父子高邁，真逸民也。且遂其素志。只是我前建碑牌，今猶毀廢，何以為情？我今轉達當途，將舊碑重新豎好，再與其子建一碑牌，以見二代雙隱，俾後人羨慕羨慕，亦完一番交情。」遂致書相臣。

時呂公著為同平章事。見鮑公之書，欣然依允。轉奏哲宗，遂竹文著該府縣建造碑牌，又賜義田一頃，免役三世。此都是呂公著立意愛賢，為此盛舉。又自親寫「樂天世逸」四字送與鮑公，令為扁額送白公。鮑公再三致謝。因白公書中有求會之意，遂留下四字，且俟考滿，親自送到白家來。又寫書於青州府尹並樂安知縣，致意為白氏蓋造碑牌，留心在意。

此時青州府尹是金公復任。知縣姓何，是鮑公平時門人。見了書，一與白公是至親，不消說得盡心；何知縣見是朝廷行旨，又有鮑公師命，又是知府至親，益加趨承奔走。行批著里役喚工匠數□，將舊牌坊重新改造。上半里。為眉仙造新牌坊。中間開除一條大道，用青石砌好，傍栽榆柳之樹。又將舊亭造好，將石碑豎立，對面造一新亭。巍煥其制，立一石碑，何知縣撰其文。每亭前植槐樹三棵，以取吉兆。起蓋二月餘，匠工告成。仍將鮑公留隱扁額拂拭好，上於舊牌坊上。何知縣親書「清世逸民」四字，上於新牌坊上。又書「父隱子逸」四字之扁，送於白家。自新坊起，直至白家，一路上都結彩。何知縣命樂工鼓吹披紅，將扁額用四人抬著，自己乘馬親送。

白公父子出階打恭迎接，敘了禮，致謝一番，將此扁上於中堂，與鮑公大隱之扁是一對。即備宴款待何知縣，衙役俱賞犒有差。何知縣謝別回去。後來榆柳成行，路人於此二亭中歇腳，遂成千古之業。

一日，眉仙告白公曰：「當初我因踏雪之興，拉袁、方二友同去堡南看梅，於林中見一騎黃牛的老人。他問我三人姓氏，我隨告之。他對我說，此二友者，後君賴以左右。二友路分南北，跋涉數年。左右之言已應。我問他姓氏。他說無姓氏，先朝曾為諫官，後從陳希夷入山修養，自號黃犢客。」

白公聽至此，遂道：「如此說是仙人了。何不拜求之？」

眉仙道：「我因拜求他指點。他說我非仙人，有何指點？我再三懇求。他說我善詩，以數句詩贈我。首云：『駕一葉之扁舟，

挾飛仙以邀游。」二語應我投宿牧雲庵，前已對父親說之的。又云鳳凰台上憶吹簫，應我婚姻之事。」白公連連點頭稱奇。眉仙道：「末後一句道：『羊子當年墮淚碑。』此想應如今重建碑牌之事。一家休戚，數語包羅，今都應驗。那老人臨去時，又將牛角上掛的珊瑚鞭子贈我，道日後自有用處。我出逃，果然仗此鞭，又將訂婚姻，豈非後日有用之言亦應？我向以天機不可預洩，故不稟知父親。今將往事試一考較，昭然在目。但臨去時，說後會有期，不知何日再會。」

白公道：「原來我流離之苦，亦皆定數。今日功程完滿，惟含飴弄孫，以樂暮年耳。」

眉仙又與鳳娘、霞蕭言其事。二人失驚道：「何忘懷，不曾告你。我二人昔年賞荷於太湖石上偃息，忽得一夢。夢見一騎牛老人，同著個白眉少年，手中拿個珊瑚鞭子。那老人對我道：小姐後日絲蘿附喬木即此人也。遂回顧少年道，你可將這鞭子贈與小姐。那少年走近前來，將珊瑚鞭子授與我。原來老人就是仙師。白眉少年就是你。」

眉仙歎息道：「正所謂姻緣前定。」鳳娘道：「你歸家時所贈《珊瑚鞭集》，可將葺一帙罷。」遂取還眉仙。眉仙亦將白玉簪還鳳娘。自此一家安樂不題。

且說鮑公自與白氏重建碑牌之後，又有年餘，考滿援同中書門下三品。鮑公道：「我年近六旬，尚屬屬於冠冕何為？且白氏交情已酬，吾復何望？不如優游暮景為樂耳。」遂上表辭職。不許。表三上。然後以右諫議大夫致仕。鮑公大喜，伏闕謝恩。他原是汴京人。回家有眾官僚都來祝賀。忙了數日，諸事完畢，思量呂公著親寫「樂天世逸」四字作扁額，尚未送與白家，遂治裝往山東來，一路盤桓不題。

到了樂安縣，何知縣出郭迎接至公署中，慰問一番，詢鮑公來意。以送扁額之意細陳。何知縣就著該役將日老所寫四字葺成扁額，極其華美，置縣堂上，請鮑公來看。鮑公大喜道：「賢契忒為老夫潤色多矣。」何知縣道：「這事乃是門生職所當為，何煩老恩師再三致意。」又留鮑公住了數日。鮑公決意欲行，何知縣又使牙役數人，扛著扁額從鮑公到白家來。

路人見是當朝宰相之筆、又知縣葺成、致仕大臣相送，莫不以為榮。鮑公到了牌坊邊，見赫奕規模比前所建大不相同，歡喜不勝。未知送到白家，白家如何迎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